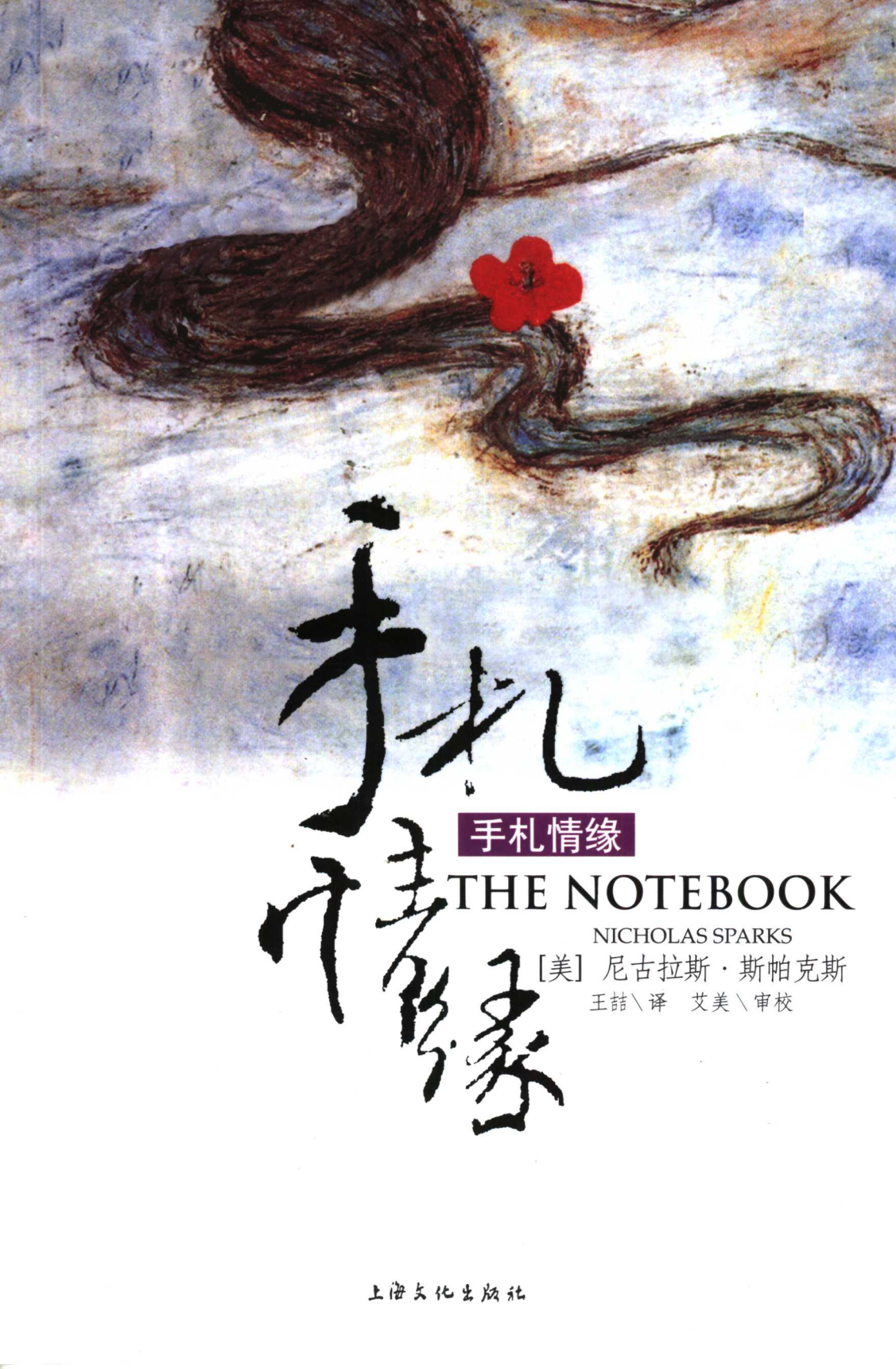




# 手札情缘

手札情缘

THE NOTEBOOK

NICHOLAS SPARKS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斯

王喆\译 艾美\审校

上海文化出版社

# 手札情缘

The Notebook

NICHOLAS SPARKS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斯 著

王喆 译 艾美 审校

**图字：09 - 2006 - 3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札情缘/(美)斯帕克斯著;王喆译.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ISBN 7 - 80740 - 027 - 7

I. 手… II. ①斯…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532 号

---

Th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权者为 Warner Books, Inc., 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 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责任编辑 孙 欢 刘 琼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书 名** 手札情缘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12

**文 字** 130 千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3,000

**国际书号** ISBN 7 - 80740 - 027 - 7/I·512

**定 价** 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62431119**

### 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我并不特别,对于这一点我很确定。我,一个有着普通想法的普通男人,过着普通的生活。这儿没有专属于我的纪念碑,我的名字将迅速被遗忘。但,我曾爱过一个人,用尽了我的心和灵魂,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一段你从未读过的爱情故事将由此展开,开始一份世界上最辛酸、最动人的爱情。

### 全美国都爱上了《手札情缘》

“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一份曾经找到,既而失去,又重新获得的爱情……斯帕克斯成功做到了风格和故事的完美结合。”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非凡的,难忘的,美丽的。”

——《巴顿鲁治星期天报》

“至高无上的浪漫故事。”

——《辛辛那提邮报》

“故事聚焦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以及爱情的转化力量……《手札情缘》震撼心灵之处正在于它朴素的形式和纯净的线索。”

——《达拉斯晨报》

“动人的故事。”

——《圣安东尼奥快报》

“一夜不眠的阅读……斯帕克斯散发出令人信服的情感魅力……如果你需要一次畅快的哭泣,《手札情缘》无疑是最适合的书籍。”

——《今日美国》

“一份爱之不朽的奇迹的遗嘱,比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更为浪漫。”

——《图书馆期刊》

“令人喜爱……令人欣喜的温柔……最正确的选择。”

——《流动公告》

“精短得可以一夜读完,却绵长得需要跨越几生几世才能述说完这个关于真爱和倾身投入的故事。”

——《金斯顿自由报社》

“一份对于自然界中最稀有的物品——真爱的说明书,温暖,辛酸,动人……好好享受这本书吧。”

——《杰克逊号角报》

“《手札情缘》将在你的心里撕开一个小洞……看到最后一章仍未哭泣的人,他一定有颗石头心。”

——《格林维尔新闻》

“五星级的作家……一个让你边读边哭泣的故事,一个让你永生难忘的故事。”

——《温特港首席新闻报》

“跑步赶去,不要走路,到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找到这份珍宝……一本为爱过或者被爱过,或者梦想着一份疯狂、真挚、深切爱情的人而写的书。读完这份珍宝,即使最倦怠的读者也将相信真爱永存。”

——《芒特艾里公报》

“被斯帕克斯精巧的手腕所操控……无法抵挡的浪漫传奇。”

——《艾柏林记者报》

“保证让读者沉浸在泪水中……一个浪漫传奇,简单的叙述,却最难忘怀。”

——《科普来新闻服务报》

“本年度的故事催泪弹。”

——《安德森独立报》

“一个关于失去又找回爱情的辛酸传奇……感情的共鸣将魅惑住所有读者。”

——《书架》

“斯帕克斯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他知道怎样编排一个甜蜜感伤的故事。”

——《华纳·罗宾斯太阳日报》

“毋庸置疑,《手札情缘》令人确信尼古拉斯·斯帕克斯是天生的讲故事天才。”

——《莱克星顿先驱者报》

“幽幽萦怀,难以忘记的爱情故事。”

——《阿什维尔公民时代杂志》

“关于爱与倾力投入的美妙故事……亮丽的行文,但我必须提醒各位提前准备好几条手帕!”

——《封面阅读·书评》

“这个故事牢牢牵引着你的情感,让你随时哭泣,不论是圣诞假期还是七月流火。”

——《读书》

“这部小说充满了爱与忧伤;书页翻过得太快。你也许会将会《手札情缘》借给你的家人或朋友,但一定要记得将它拿回。你会想再次阅读它。”

——《克拉克郊区新闻报》

“拨动了你的心弦。准备好吧，《廊桥遗梦》迷。小心提防啊，  
罗伯特·詹姆斯·沃勒。”

——《罗利观察家》

## 奇迹

我是谁？我一直在想。这个故事，又该怎样结束？

太阳已经升起，我仍静坐在窗边。窗户蒙着雾气，仿若是某种生物经过窗户时留下了它呼出的气息。在这个清晨，我几乎静坐成了一幕场景：穿了两件衬衣，笨重的长裤，围巾在我脖子上绕了两圈后塞进了我的厚毛衣，这毛衣是三十年前女儿编织的生日礼物。房间里自动调温器的温度已经设置得不能再高了，还有一个小型散热器摆在我身后，它滴答作响，同时低声呻吟着，喷涌着股股热气，活像童话故事中的恶龙。但，我的身体，仍因那永不消散的寒冷而颤栗。那种寒冷，已经在我身体中存活了八十年。虽然我早已接受了自身的年迈，但八十年啊，我有时仍会对此吃惊，从乔治·布什当总统时起，我竟然一直没能温暖过来。我怀疑是否每个我这般年纪的人都如此。

我的生活？它不难说明。它并没有我曾想象的那样喧闹壮观，但我也曾像囊地鼠一样随地乱挖洞。我想，它大概比较像只蓝筹股：相当稳定，上扬多于走低，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攀高。我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桩成功的买卖，一桩幸运的交易。但别被误导，我并不特别，对于这一点我很确定。我，一个有着普通想法的普通男人，过着普通的生活。这儿没有专

属于我的纪念碑,我的名字将迅速被遗忘。但,我曾爱过一个人,用尽了我的心和灵魂,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浪漫主义者或许会称我的一生为爱情故事,愤世嫉俗者或许会称其为悲剧。在我看来,两者皆有一些,但不管最终你如何看待它,都不能改变组成了我大部分生活的事实,不能改变那条我已选择并将继续沿袭的道路。也许我对于其他事情的抱怨早已能塞满一个帐篷,但对于已选择的道路和它指引我到达的地方,我却没有丝毫的抱怨。那条道路,一直就是最对的,不会有其他的路了。

很不幸,时间并没让这条道路轻易地停留在规定的进程中。虽然它还和以前一样那么笔直,但布满了在生命历程中积聚起来的石块和沙砾。也许直到三年前,这些还是容易被忽略的,但现在,不可能了。病痛动摇了我的身体,我不再强壮也不再健康,我的日子过得就像老旧的派对气球,萎靡、柔弱,并且一天比一天更加疲软。

我咳嗽着,斜眼查看了一下手表,意识到是时候该走了。我从窗边的座位上起来,拖曳着脚穿过房间,在书桌前停下,拿起笔记簿,那本我已经阅读了上百遍的笔记簿。我没有再看它,而是将它直接插进我的手臂之下,然后继续走向我的目的地。

我走在瓷砖地面上,白色,混杂着灰色的斑点。就像我的头发,以及这里许多人的头发。然而这个早晨走廊里只有我独自一人,其他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与电视相伴,如此孤独。但他们,像我一样,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一个人可以习惯任何事情,只要给予他足够长的时间。

我听到不远处被压抑着的哭喊,我知道是谁发出了这些声音。病房里的护士看到了我,我们相视而笑,互相问候。她们都是我的

朋友,我们经常聊天。但我知道,她们对于我每天所做的事情充满了疑问和好奇。当我经过她们身边时,我竖起耳朵,听见她们小声地议论开了:“他又来了。我真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她们并没直接对我说。我知道她们是认为一大早就说这件事情,会伤害到我,我想她们是对的,她们了解我的程度并不亚于我自己。

一分钟以后,我到达了那个房间。就像往常一样,门一直特意为我开着,并用东西顶住。房间里另外还有两个护士,当我进去的时候,她们对我微笑。“早上好。”她们用愉快的声调说。我询问她们的孩子、学校以及即将到来的假期,我们几乎是叫嚷般地谈论了一分钟左右,声音盖过了远处的哭喊。她们并没在意这些,俨然对此早已麻木。当然,我也如此。

我坐进我的椅子,它已经拥有我的形状。这时,护士们已经料理完毕,她已经穿上了衣服,但她仍在哭喊不停。我知道,等她们离开后,她就会安静一些。清晨的忙乱场面总让她惶恐不安,今天也不例外。最后,门帘掀开,两个护士走了出去。当她们经过我时,轻抚了我一下,并对我微笑,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坐下来,凝视着她,但她并没有看我。这我理解,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她眼里,只是个陌生人。然后,我转过脸,低下头默默祈祷,为我需要的力量。一直以来,我都是上帝虔诚的信徒,并且相信祈祷的力量。然而,诚实地说,我的信仰中已经列出了一连串的问题,那些问题真希望在我死后能得到答案。

现在准备好了,一切就绪。我摘掉眼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我先把它放在桌子上,开始打开那个笔记簿,我舔了两下骨节粗大的手指,才打开那老旧的封面,翻至第一页,然后,我将放大镜置于恰当的位置。

通常,在我读这个故事之前,我的思绪总会翻涌片刻。这件事放在今天它还会发生吗?我问自己。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人,而且退一步说,这确实也并不重要。促使我继续活下去的,是一种无限可能性,而并非一种确切性。也许你将称我为梦想家,或者傻瓜,或者其他。但,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我知道那些概率,那些科学,都反对我的想法。但科学不是终极答案,这我知道,从我的一生中懂得了这个。生活给我留下了一个信念:那些奇迹,不管它们多么地无法言说或者难以置信,都是真实存在着,并且不遵循自然规律地随意发生。因此,再一次地,就像每一个日子一样,我又开始朗读那个笔记本,我放开嗓门好让她能够听到。我满心希望奇迹会取得胜利——那些曾主宰了我生活的奇迹啊。

是的,也许,只是也许,奇迹会发生。

## 往事悠悠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初，诺亚·卡霍恩坐在他种植园式住宅的环形长廊里，凝视着夕阳慢慢沉下。他总喜欢在黄昏坐在这儿，让他的思绪漫无目的地纷飞，特别是辛勤忙碌了整整一天后。这是他放松的方式，是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习惯。

他最喜欢的是观察那些树以及它们在小河里的倒影。北卡罗莱纳州的树木在深秋特别漂亮：绿，黄，红，橙，交杂渐变。这些眩目的色泽随着太阳而变化着，不下百千次，诺亚·卡霍恩对此很好奇，他想知道：这幢房子最初的主人是否也在傍晚时分有着同样的思绪呢？

这所房子建于一七七二年，是新伯尔尼年代最久，也是规模最大的家宅之一。起初，它是一座农场的主要住宅，内战刚结束，诺亚就买下了它，他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和一小笔资金对它进行修缮。就在几周前，罗利市一家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声称这是所见过的最好的修复物之一。至少，这幢房子确实如此。而其余残留的地产则另当别论，他几乎一整天的时间都在那儿劳作。

房子坐落在布莱思河畔，占地十二英亩。他修理了地产周围三面的木栅栏，检查着是否有枯枝烂叶或者白蚁，必要的话，他就会换几根木桩。他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特别是在西面，刚才

提早收拾工具的时候,他提醒着自己,不要忘了打个电话,让人再运一些木材过来。他走进家门,喝了一杯甜茶,然后洗了个澡。他总是在每天工作结束后洗个澡,让水冲去那些脏泥和疲劳。

然后,他把头发往后梳理好,穿上一条洗白褪色的牛仔裤和一件蓝色长袖衬衫,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甜茶,接下来就去了长廊。他现在就坐在那儿,他每天这个时刻都会坐在那儿。

他把手臂伸过头顶又伸向两旁,活动活动肩膀,算是完成了这项生活惯例程序。现在,他觉得舒服、清爽,又干净。他浑身的肌肉都很疲劳,他知道明天将会有些酸疼,但他很高兴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想做的工作。

诺亚伸手去拿吉他,他想到了父亲,他是多么地想他啊。他随手弹了几个调子,调紧了两根弦,又随手弹了一会儿,这次音听上去比较准了。于是,他开始投入地弹奏起来。乐声柔美,曲调和缓。起初他还只是跟着哼,当夜幕开始降临下来时,他便开始放声歌唱。他边弹边唱,直到太阳完全消失,天完全黑下来。

七点钟刚过,他停止弹唱,让身体沉沉地放满椅子,靠在椅背上,开始轻轻摇晃着自己的身体。习惯性地,他仰起头来,直直地望向天穹,看到猎户星座和北斗七星,双子星座和北极星,在秋天的夜幕中一闪一闪。

他在脑子里打了会儿算盘,然后又停止。他知道,在修缮这所房子上,他几乎花光了全部的储蓄,很快的他就需要去找一个工作了。但他抛开这个念头,他决定好好地享受剩下的装修房子的时间,不再为将来操心。事情总会解决的,他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并且,一想到钱的事,就总让他兴趣索然。很早以前,他学会了怎样去享受简单的东西,那些东西并不能用金钱买

到。他一直很不能理解那些感受和他相反的人，这是他从父亲那儿遗传到的又一特性。

克莱姆，他的猎犬，来到他的身边，用鼻子挠他的掌心，然后在他的脚边躺下。“嗨，我的小女孩，你今天过得怎样？”他轻拍它的头问道。它轻轻鸣了一声，抬起温柔的圆眼睛仰望着他。一场车祸夺去了它的一条腿，但它仍能自如地活动，并陪伴着他，就这样度过一个个静谧的夜晚。

如今他三十岁了，也不算太老，但已经是能感到孤独的年龄了。从来这儿后，他就一直没有和女人约会过，也没有遇见令他稍感兴趣的人。这只能怪他自己，他很清楚这一点。当他和女人开始接近时，总有一个什么东西使他们隔着一段距离，即使做了很多尝试，他也不确定是否可以改变这个东西。有时，在他将要入睡之时，总有什么让他觉得，大概命中注定他将一生孤独吧。

傍晚时分过去了，空气温暖而香甜。诺亚倾听着蟋蟀低吟，树叶沙沙作响，他感觉大自然的声响比起汽车飞机更为真实，更能唤醒激情。自然生命给予的远多于它们索取的，它们的声响总能将他带回人类本应走的路上去。在内战中，尤其是在大战役之后，他不知多少次地想到这些简单的声音。那天他乘船离开时，父亲曾这样告诉他：“这是上帝的音乐，它将带你远离疯狂，它将带你返回家乡。”

他喝完了茶，走进屋去，找到一本书。再走出去时，他顺便打开了长廊的灯。他又坐了下来，端详着那本书：它已经很老旧了，封面被扯破，书页已经沾上了斑斑点点的泥水和污渍。这是惠特曼的《草叶集》，在战争期间，他一直将它带在身边。有一次，它甚至还帮他挡去了子弹。

他擦拭着封面,轻轻抹去灰尘,随意打开一页,开始读映入眼帘的几句诗:

你自由地飞入失语的空间,  
离开书本,离开艺术,  
白日消逝,课业结束,  
你赫然显现,在沉默中凝视,  
冥想着你最钟爱的主题:  
夜晚、睡梦、死亡和星辰。

他独自地微笑起来。不知为何,惠特曼总让他想起新伯尔尼,他很高兴自己终究还是回来了。虽然他离开了十四年,但这是他的家,他认识这里的很多人,其中大多数他从少年时就认识了。这并不让人惊奇。就像很多南方小镇一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未曾变化,仅仅只是年岁增长一些而已。

格斯是他这些日子以来最好的朋友,一个年逾古稀的老黑人,就住在路的另一头。在诺亚买下这所房子后的两个星期,他们曾见过一面,当时格斯提着一些家酿的酒水和布兰斯微克炖肉来到他家里。他们喝酒聊天,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

现在,格斯一般一周内会有两个晚上来他这儿,通常是在八点左右。因为他家中有四个孩子和十一个孙儿,他偶尔需要出来清静清静。诺亚并不会因此而不快。格斯经常都会带着他的口琴,交谈一小会儿后,他们就会一起吹弹几首歌曲,有时一唱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渐渐开始把格斯当作家人。自从他父亲去年去世后,他就

再没有其他亲人了。他是独子，两岁时，他母亲死于流行感冒。虽然他曾一度很想结婚，但迄今为止他一直保持着单身。

但是他知道自己曾坠入过爱河。一次而已，仅仅一次，并且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段恋情永远改变了他——完美的爱情确实会使人如此改变。他的那段爱情很完美。

沿海的云团开始慢慢地卷过夜空，浸透着月光，变成银白色。随着云层逐渐变厚，他把头向后倾，靠在摇椅上休憩。他的腿合着一定的旋律不自觉地抖动，就像大多数晚上他所做的那样。他觉得思绪飘回了十四年前，也是一个如此温暖的夜晚。

那是一九三二年，他刚从学校毕业，正好那天是纽斯河节日的开幕之夜。人群充斥了整个小镇，享受着烧烤宴会和抽奖游戏。那晚天气很潮湿，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此记得很清楚。他独自去晚会，当他穿走在人群中寻找朋友们时，他看到了范和莎拉。这两个和他一起长大的玩伴此时正在和一个女孩说话，那个女孩他从未见过。她非常漂亮，他记得当时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当他后来加入他们的谈话时，她用一双雾气迷蒙的眼睛朝他这边看过来。“嗨，”她简单地打招呼，同时伸出手来，“范告诉了我很多关于你的事。”

再普通不过的开头，如果这个开始换了是其他任何人而不是她，有些细节一定会被忘却。就在他与她握手时，他遭遇了那双撩人心弦的翡翠绿眼睛，一瞬间，他顿时明白了，她就是那个他要与之共度余生的人，那个他终生寻觅却再难找到的人。她看起来那么漂亮，那么完美。正在此刻，一阵夏风吹过树丛。

那刻以后，一切就像旋风袭过一般。范告诉他，她将和家人在新伯尔尼度过这个夏天，因为她的父亲在为 R. J. 雷诺公司工作。他只是点了点头，她投向他的目光使他感到无需多说什么。范大

笑起来,已然明白发生了什么,莎拉则建议他们去弄点樱桃汽水喝。他们四人一直待在节日晚会上,直到夜晚来临,人群稀疏,店面关门。

他们第二天又见面了,接下来的日子也照常见面,并很快变得形影不离,除开他周日去教堂。每天清晨他都尽快结束家务杂事,直奔托顿堡公园,在那儿,她正等候着他。她初来乍到,并且以前从未在小镇上逗留过,所以他们在一起做的那些事情对她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他告诉她怎样将诱饵穿在线上,怎样从浅塘里钓起黑鲈;他带着她在克洛坦森林的深处进行探险;他们划着独木舟,观赏夏日的雷暴。而他觉得,他们看起来总是相知默契。

当然,他也学到了很多。在烟草仓库里举行的小镇舞会上,是她教会了他怎么去跳华尔兹和查尔斯顿,虽然他们在起先的几首曲子中跳得磕磕碰碰,但她的耐心指教最终还是得到了偿还,他们一起跳着,直到曲终人散。舞会结束后,他陪她走回家,就在他们互道晚安,却仍踌躇在门廊里时,他第一次吻了她,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等了如此长时间。随后的夏日,他将她带到这所房子里,看那些衰败腐朽的痕迹,告诉她总有一天他将会拥有它,并要把它修缮一番。他们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谈论着各自的梦想——他想周游世界,她想成为一名画家。在八月一个潮湿的夜晚,他们同时失去了童贞。三个星期后,她离开了小镇,带走了他的一部分,也带走了剩下的夏日时光。在那个细雨蒙蒙的清晨,他用彻夜未眠的双眼望着她离开小镇,随后,他回家收拾好行李,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他都独自一人待在哈克斯岛上。

诺亚用手理顺头发,看了看手表,八点十二分了。他从摇椅上起来,径直走到房前,朝小路看去。格斯的身影并未出现,他猜想